台學統

台學統卷二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氣節之學一　高節上

氣節之學略分三宗曰高節隱逸之士也曰清節廉直之儒也曰忠節極言敢諍致命遂志之君子也清節之士嚴義利之辨忠節之士破生死之關而高節之士則輕利而重死是以不願一時之榮以嬰當世之文網遂甘槁餓山林而不悔耳然使出而從政必能清心寡欲直諫敢言致命遂志以成千古之名第自爲重而爲人輕故雖萬鍾之祿

千乘之位直倣屣視之耳嗟乎士不首嚴義利之辨而能入聖賢之室者葢未有也余故纂輯台學景慕前修特以氣節之士冠羣賢之首焉

徵士任次龍先生旭

晉書隱逸傳任旭字次龍臨海章安人也父訪吳南海太守旭幼孤弱兒童時勤於學及長立操清修不染流俗鄉曲推而愛之郡將蔣秀嘉其名請為功曹秀居官貪穢每不奉法旭正色苦諫秀既不納旭謝去閉門講習養志而已久之秀坐事被收旭狼狽營送秀慨然歎曰任功曹真人也吾違其讜言以至於此復何言哉尋察孝廉除郎中州郡仍舉為郡中正固辭歸家永康初

惠帝博求清節儁異之士太守仇馥薦旭清貞絜素學識通博詔下州郡以禮發遣旭以朝廷多故志尚隱遁辭疾不行尋天下大亂陳敏作逆江東名豪並見羈絷惟旭與賀循守死不迴敏卒不能屈元帝初鎮江東聞其名召爲參軍手書與旭欲使必到旭固辭以疾後帝進位鎮東大將軍復召之及爲左丞相辟爲祭酒並不就中興建公車徵會遭母憂於時司空王導啟立學校選天下明經之士旭與會稽虞喜俱以隱學被召事未行會有王敦之難尋而帝崩事遂寢明帝即位又徵拜給事中旭稱疾篤經年不到尚書以稽留除名僕射荀崧議以爲不可太寧末明帝復下詔備禮徵旭始下而

帝崩咸和五年卒太守馮懷上疏謂宜贈九列值蘇峻作亂事竟不行子瑒位至大宗正終於家棻按宗恐當作中蓋上文郡中正乃本郡之中正此則州大中正也

明帝紀太寧三年三月癸巳徵處士臨海任旭會稽虞喜並爲博士

儒林虞喜傳太寧中旭與喜俱徵不就詔曰夫興化致政莫尚乎崇道教明退素也喪亂以來儒雅陵夷每覽子衿之詩未嘗不慨然臨海任旭會稽虞喜並潔靜其操歲寒不移研精墳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厲俗博學足以明道前雖不至其更以博士徵之棻按此即太寧三年詔也

赤城志任旭章安人字次龍立操清修不染流俗郡將

蔣秀請爲功曹嘗以秀不奉法苦諫不納謝去久之秀坐事被收歎曰任功曹眞人也惠帝元帝明帝時咸召不起咸和三年卒子琚位大宗正

大清一統志任旭字次龍章安人立操清修不染流俗舉孝廉除郎中固辭歸永康初惠帝博求清高之士太守仇馥薦旭辭疾不行陳敏作逆江東名豪並見羈縶惟旭與賀循守死不回敏卒不能屈元明二帝屢徵不至

明葉良佩西谷記黃巖自古稱山水縣去縣西南十五里有松巖三仙奥晉任功曹旭之故阯也谿谷最奇三仙之陽曰西谷空明黃山人之別業在焉（按据此則任旭字次龍故里在）

今三童與宋上蔡謝伋自靈石徙居於此自號藥寮居士明黃約別業在此名少白堂今藥山瑚開諸郡任氏最盛其殆炎龍之苗裔也與

棻按吾台之士國史有傳始於先生而志節高邁學識通博亦必首推先生顧自先生至今一千五百餘年雖地之相去未若鄒嶧之於洙泗而世之相後乃若程朱之於孔孟遺文軼事放失不傳僅據晉書所載考其平生十被召命始終高蹈嚼然不緇蔣秀歎爲眞人仇馥薦其貞潔馮懷請贈九列明帝詔書稱其志操博學足以厲俗明道則其高風亮節已可概見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先生有焉晁氏所謂有學有守去就之義潔出處之

分明君子之全德也謹取以冠吾台之士夫何閒然

張處士濆

赤城志遺逸張濆天台隱士喻鳧贈詩有道高天子問名重四方招之句王正白集亦有憶台州張處士詩

贈張濆處士　毘陵喻鳧坦之撰

露白覆棊宵林青讀易朝道高天子問名重四方招許鶴歸華頂期僧過石橋雖然在京國心跡自逍遙

憶張處士　永豐王貞白有道撰

天台張隱士詩句造元微古樂知音少名言與俗違山風入松徑海月上巖扉畢世唯高臥無人說是非

喜張濆及第　山陽趙嘏承祐撰

九轉丹成最上仙青天暖日踢雲軒春風賀喜無言語
排比花枝滿杏園

贈張濆榜頭被駁落 趙嘏

莫向花前泣酒杯謫仙依舊是仙才猶堪與世爲祥瑞
曾到蓬山頂上來

棻按据趙嘏贈詩則張濆曾登上第旋被駁放蓋自
此逍遥京國終身不復應舉故人以張處士稱之赤
城志入之遺逸也宜哉

隱君呂原道先生逢時

赤城志呂逢時仙居人字原道少受經於令陳公襄邑
人知學自逢時始入太學與鄭獬友駙馬都尉錢景臻

師之欲奏以官辭後隱於白巖山羅提刑適舉以孝廉

亦不就

宋元學案呂逢時字原道仙居人也古靈爲令首執弟

子禮仙居人知學者自此始入太學與鄭獬友駙馬都

尉錢景臻師之欲奏以官固辭不受羅適以孝廉舉不

就隱居白巖山終身

　菉按鄭獬字毅夫安陸人仁宗皇祐五年進士第一

　人宋史有傳

　　隱君林達本先生放

赤城志林放仙居人字達本元祐中將上禮部以親死

廬墓側後築草堂於東山隱焉大觀中求八行縣欲以

放應詔放不懌去之二十里左譽銘其墓

宋故林君達本墓誌銘臨海左譽與言撰 台州金石錄九 刓泐節錄

太學生林君達本以高才力學爲友輩行所推許大觀三年冬譽歸自京師聞君以其年十一月卒其孤屬譽爲銘君諱放達本其字也世爲處之麗水人君以其祖二字擬補過台之仙居慕佳山水買田築室而家焉始爲仙居人少敏悟才智過人於文無所不工爲賢士大夫所推許親逝祿弗逮養乃謝去弗求仕遠近敬服得疾草遺訓百餘言享年五十有五配葉氏有賢德子男四人女四人孫男女各十人以政和元年葬於仙居縣開元鄉桐林之原有詩千首文集二十卷藏於家君天姿俊

爽詩與字有唐人風元豐間在太學與一時名士游後廿年有同舍郎致身於政府者每以詢君君聞之終不以爲意嗚呼士夫所守實不足以配名義不足以勝利久矣觀君所爲有其實而配其名厚於義而薄於利及卒之日家無長物庶幾古之得道者

遺詩二首

贈琴僧

霜林凋落雲影垂朔風獵獵鼓寒威偶來禪房訪虛寂上人爲我彈金徽始叩角弦爲夾鍾草木發榮溫風希再叩徵弦爲蕤賓陽光熾烈開林霏師文風操泯千載忽聞遺音情依依乃知上人指元妙陰陽造化俱能移

上人所彈不在指我亦非於耳聽之霜天玉磬敲清曉
月夜秋聲動翠微彩鳳飛鳴太空上老龍卧吟滄海湄
乾坤雖大有封域此音瀰漫無邊涯金石雖堅有銷日
此音長久無盡時舉世紛紛愛箏筑寂寥古意誰能知
過門不是子期子愼弗汗漫調朱絲

東山高卧

三間老屋青山幽清風灑灑寒颼颼脫巾坦腹卧其下
此身直與淵明儔老松飛翠落夏簟六月不暑涼於秋
人生百年一夢幻世間萬事空悠悠一聲野鶴忽驚醒
山罏活火茶煙浮

二徐先生 眞定徐八行先生中行 温節徐季節先生庭筠

宋史隱逸傳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轉相傳授將往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爲之薦於司馬光光謂斯人神清氣和可與進道會福唐劉彝赴闕得瑗所授經熟讀精思攻苦食淡夏不扇冬不鑪夜不安枕者踰年乃歸葺小室竟日危坐所造詣人莫測也父死跣足廬墓躬耕養母推其餘力葬內外親及州里貧無後者十餘喪晚年教授學者自灑埽應對格物致知達於治國平天下不失其性不越其序而後已其友羅適持節本路舉以自代又率部使者以遺逸薦崇寧中郡守李諤又以八行薦時章蔡竊國柄竄逐善類且盡中行每一聞命輒淚下一日去

之黃巖會親友盡燬其所爲文幅巾藜杖往來委羽山中客有詰以避舉要名者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與吾正欲避此名非要名也客慙而退陳璀謫台州聞名納交暨其沒錄其行事謂與山陽徐積齊名呼爲八行先生子三人庭筠其季也童丱有志行事父兄孝友天至居喪毀甚既免喪不忍娶者十餘年秦檜當國科場尚諛佞試題問中興歌頌庭筠歎曰今日豈歌頌時邪疏其末足爲中興者五見者尤之庭筠曰吾欲不妄語而敢欺君乎黃巖尉鄭伯熊代去請益庭筠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願安時處順主張世道伯熊受其言迄爲名

臣有詔舉人嘗五上春官者子岳祠庭筠適應格所親
咸勸之庭筠辭曰吾嘗草封事謂岳廟冗祿無用旣心
非之可躬蹈邪其學以誠敬爲主夜必就榻而後脫巾
旦必巾而後起居無惰容喜無戲言不事緣飾不苟臧
否聞人片善記其姓名遇饑凍者推食解衣不靳儀屋
以居未嘗戚戚尤袁爲守聞其名遺書禮之一日巾車
歷訪舊游徜徉幾月歸感微疾端坐瞑目而逝年八十
有五鄉人崇敬之以其父子俱隱遯稱之曰二徐先生
淳熙間常平使者朱熹行部拜墓下題詩有道學傳千
古東甌說二徐之句且大書以表之曰有宋高士二徐
先生之墓庭筠之兄庭槐庭蘭皆有父風孫日升哲學

有守於是徐氏詩書不絕六世矣

赤城志徐庭筠黃巖人字季節父中行嘗舉八行中行死免喪不忍娶者十年秦丞相檜當國試題問中興歌頌庭筠曰今日豈歌頌時邪條其未足爲中興者有五且曰吾不忍欺君也郡縣屈主學後進師尊之後以累舉恩合得嶽祠庭筠曰吾嘗草封事言嶽廟冗祿無用心既非之可躬蹈邪卒不就

棻按宋世士以所居著籍故八行始遷黃巖而陳貿窗作志即以季節爲黃巖人後世或仍稱其原籍誤矣

台學源流徐眞定名中行字德臣臨海人幼入鄉校有

儁聲其父貧而知教比長遣之遠近求師因至京謁范
忠宣公公薦之司馬文正公文正謂斯人神清氣和可
與進道他日不爲國器必爲儒宗已而聞胡安定講道
蘇湖而心慕之會其徒劉彝於邸舍得所授經熟讀精
思夏不扇冬不鑪夜不安枕者踰年乃歸葺一室竟日
危坐所造詣人莫測也誦先聖書必冠帶開卷有會意
處錄諸壁而時玩味焉閉門卻埽歲或一出識與不識
皆知其爲安定後學也居父喪哀毀逾禮躬耕養母推
其餘力葬內外親及州里貧無後者十餘喪遠近來學
者日益衆其爲教必自灑埽應對窮理修身以達乎治
國平天下俾循其序以不失其性而後已故其弟子仕

者多循良處者亦修潔其友羅提刑適嘗舉以自代又
率部使者以遺逸薦崇寧中李守諤又以八行薦躬率
僚吏安車禮遣終不就時章蔡竊國柄竄逐善類先生
每聞輒淚下於是去之黃巖盡毀所爲文變易冠服徜
徉委羽山中樂其所自得者終身焉及卒門人尊之曰
眞定先生陳忠肅公瓘錄其行事比之山陽徐仲車子
庭槐庭蘭皆有父風庭筠克世其學云
徐温節名庭筠字季節眞定先生第三子自幼有高識
服父訓師慕洛學讀書不事章句必體諸身終日危坐
無惰容夕不寢不脫巾旦必巾而後起事父兄孝友天
至居喪毀甚服闋猶自傷不忍娶者十餘年事無細大

必誠必敬接人無貴賤必和必恭與人言必依於仁義
忠信朋友有過面責不少假借小夫賤隸一善可取稱
賛不容口平生潛德粥粥若無能者嘗曰君子爲善無
媿於心而已非求人知也時秦檜當國科場試中興歌
頌先生歎曰今日豈歌頌時邪條其未足爲中興者五
見者尤之則曰吾欲不妄語而敢欺君乎自是試輒不
利終不變所守以求合有詔舉人凡五上春官者與嶽
廟先生適應格所親咸勸之則曰吾嘗草封事謂嶽廟
冗食無用雖不果上心既非之可躬蹈耶乃深衣幅巾
放迹田里終身不復至城府僦居六十年泰然不以爲
憂邑長援洛人獻地康節故事欲率錢爲買田廬又辭

沒官田宅之善者歸之皆笑而不願嘗詠竹有云未出土時先有節便凌雲去也無心其風致可想見矣尤守袤聞其名遺書禮之一日巾車歷訪舊遊徜徉幾月歸感微疾及革語其子曰吾惟不欺心一語佩之終身汝宜念之語畢端坐而逝年八十有五門人尊之曰溫節先生石南康子重誌其墓稱先生窮居海嶠無所師承而德性精明學術淳正施諸言動舉合節度可謂特立獨行之君子矣淳熙間晦菴朱子以常平使者行部聞其父子之賢特拜墓下大書以表曰有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又輓以詩有道學傳千古東甌說二徐之語由是二徐先生之名益以重台學之盛實權輿於此云

宋元學案徐中行字德臣臨海人嘗遊京師范忠宣公賢之薦於司馬文正公謂斯人神清氣和他日不爲國器必爲儒宗因福唐劉執中得執經於安定熟讀精思攻苦食淡夏不扇冬不鑪夜不安枕者踰年乃歸葺小室竟日危坐所造詣人莫測也父死跣足廬墓躬耕養毋推其餘力葬內外親及州里貧無後者十餘喪晚年教授遠近來學者肩摩袂屬其爲教必自灑埽應對格物致知達於治國平天下俾不失其性不越其序而後已其友羅適持節本路舉以自代又部使者以遺逸薦崇寧中郡守李諤又以八行薦一日去之黃巖會親友盡燬所爲文幅巾藜杖往來委羽山中陳忠肅瓘謫台

定交相善謂與山陽節孝徐積齊名稱爲八行先生
徐庭筠字季節臨海人八行先生子童丱有志行律身
嚴毅居無惰容孝友天至既免喪猶不忍娶者十餘年
秦檜當國試題問中興歌頌先生歎曰今日豈歌頌時
邪吾不忍欺君因疏末足爲中興者五忤主司意見黜
貴嚴尉鄭伯熊代去請益先生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
願安時處順主張世道伯熊受其教迄爲名臣其學以
誠敬爲主無惰容無戲言不事緣飾不苟臧否年八十
五卒朱文公行部拜墓下題詩有道學傳千古東甌數
一徐句且大書表之兄庭槐庭蘭皆有父風孫日升苦
節有守宋史稱徐氏詩書不絕者六世

有宋八行先生徐公事略 沙縣陳瓘瑩中撰

瓘謫居台郡嘗往拜八行先生之門先生姓徐氏名中行世爲臨海人父都使公蔡按名爽有遠識不事生產每樂教子幼遣就學鄉校已有儁聲聞安定胡公講道蘇湖間其徒各以經轉相傳授又使之遠游求師友淵源之學先生至京都首謁范忠宣公一見賢之繼薦於司馬文正公公謂斯人神清氣和可與進道他日不爲國器必爲儒宗會福唐劉彝赴召得安定所授經館於梵舍熟讀精思攻苦食淡夏不扇冬不鑪夜不安枕者踰年然後歸葺一小室終日危坐幾於解悟凡誦先聖書必爲之冠帶開卷得意者用片紙記錄黏於壁間以備觀

省杜門卻掃歲或一二出識與不識者皆知其爲安定後學也祿未及養而都使公以疾卒先生純孝天通垢面跣足廬墓三年甘露累降躬耕以事母母老齒髮不衰以其餘力葬內外親及州里貧而無後者十餘喪人嘉其行誼與山陽徐仲車並稱累舉進士不第以明經教授鄉邦遠近來學者肩摩袂屬至僦舍處之先生之所以教必自灑掃應對格物致知達於治國平天下俾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故高第弟子仕者多循良處者亦修潔合學之盛獲冠疇昔赤城羅適與先生爲莫逆交元祐閒持節本路率部使者以遺逸薦諸朝且舉代已官職其稾奏有高蹈丘園沈淪草澤德行純茂孝

悌彰聞之語先生屢書力辭羅竟莫能奪崇寧中詔天下以八行舉士郡太守李謞保奏全備八行事狀躬偕僚吏造其廬具安車禮遣先生終不就聘去城之黃巖一日會親朋列飲酒數行取平生文藁悉付煨燼爾後服道衣戴華陽巾握青藜杖風晨月夕往來乎委羽洞天諸子以籃輿侍其後眞有司馬子微之風忽有客謂先生曰世方爭奮以求舉公今獲舉而退避求舉者固可罪也避舉者非要名乎先生荅曰人而無行與禽獸奚若律身治已直分內事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歟是啟其鄉原之賊也吾且不忍沽一己之爵命以蠱天下之風俗何要名爲客悲謝而

退於戲賢矣哉璀元豐三年舉秀才第經游宦塗見賢士大夫稱道先生不脫口被誦此來猶幸親炙亦奚憾焉然先生高節足繼孺子璀之不肖深有媿於仲舉先生不以璀卑鄙辱追雅好於千載之下果何幸耶政和癸巳黃巖隱士左緯經臣哀詩訪璀於寶城方丈語及大略經臣勉璀紀之越十載先生之門人陳公輔遂以郎世告璀發緘慟絕亟起爲之書謹授介紹俾藏之泮宮以詔來者作傳

徐季節先生墓誌銘 臨海石𡼖子重撰 赤城集十六

淳熙七年春正月黃巖支汝續按當作績彭椿年重修黃巖諸閘記鄉士支汝績陳謙徐弗如陳緯深知其利病云汝績季節弟子弗如季節之子也踵門拜且泣曰吾

邦不幸去冬十有一月六日鄉先生徐公棄世晚學後進無所依歸諸孤將以二月十六日葬諸臨海明化鄉梅谿之原會稽孫君應時季和尉黄巖辱狀其行而幽堂之銘願竊有請予嘗與先生同場屋識先生望之儼然若不可親卽之温然若不可捨逮今三十七年矣雖聞先生學日進德日崇而蹤跡飄泊不克承教季和予友也每趨郡輒爲予言與先生遊處狀予方將挐舟造焉而先生亡矣茲銘也何敢辭然自揆不肖言不足以傳後彰之者晦之重爲先生累則又不敢當旣而季和數見徵於是敘而銘之謹按先生諱庭筠字季節曾祖議祖爽世居臨海父中行篤學躬行教授鄉里與提刑

羅公適厚善崇寧中郡舉八行不就始徙黃巖先生幼有高識十四入郡庠湻固修整輩行敬畏事父兄天至居喪毀甚既免喪猶自傷不忍娶者十餘年朋友强四十乃娶紹興丁巳預計偕後再赴舉時秦丞相顓國有司爭獻諛策問中興歌頌先生慨然條其天下大勢未足以爲中興者五識者韙之然自是試輒不利終不變所守以求合郡延充學正以禮法率諸生邑大夫故提舉王公然故待制陳公槖尤愛重之政事多所咨決尉令龍圖鄭公伯熊生日有獻歌詩者先生作上壽論貽之公得論喜盡卻賀者其罷也求言於先生先生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公敬受焉上嗣位之初詔四方上封

事先生述數千言將上之已乃不果即削稾不以示人尋有旨加恩舉人五到省年及者與嶽祠先生適應格所親皆勸之先生曰吾嘗草封事其間言嶽廟冗祿無用雖不達可躬蹈之邪因亦不就廷試深衣幅巾放跡田里不復至城府郡侯尤公袤聞其名特遣書致幣用意先生年益高齒髮不衰一日忽命駕歷訪舊遊徜徉幾月歸感微疾革敕諸子送死一用司馬公儀諸子泣進藥即自力起坐神氣瑩徹目光炯然手納藥末竟曰吾往矣瞑目而逝享年八十有五先生娶陳氏子男四弗如弗邪爲弗君按當作居弗思弗思蚤卒女三嫁章化鵬牟逖年如璋孫男女十有一先生天資剛正質實不事緣

飾服食器用專取朴素事無細大必誠必敬臥必登牀
而後脫巾旦則巾而後起終日危坐不敢側口無戲言
不祠神佛獨嚴其先祭以分至祭之日雖疾必扶以拜
不焚紙幣不事陰陽吉凶之說師慕洛學讀書不治章
句務行諸身手疏聖賢格言揭之窗壁朝夕對以自警
接人和易無貴賤之間不輕臧否人物與人言依於仁
義忠信朋友有過面責不少假借小夫賤隸一善可取
稱歎不容口家甚貧授徒爲生所入僅療飢寒餘悉以
濟人之急其於族姻尤厚嫁兄之女及友婿之女凡六
人天寒遇人於道意有所惻惻輒解衣遺之不問姓名
僦居六十年泰然不以爲憂邑長有好事者援洛人獻

地於邵康節先生之說欲率錢爲買田廬又錄沒官田宅之善者以歸之先生皆笑不願晚歲諸子始葺居同嶼屋纔數間而先生以爲過其欲名其房曰佚我（按此本莊子佚我以老意）嘗曰君子爲善欲無媿於心而已非求人知也故平生潛德絕口不自道其容貌辭氣無一毫矜見於外粥粥若無能者臨終謂諸子曰吾少也寡無過晚而自覺其庶矣乎吾惟以不欺心一語佩之終身汝宜念之季和狀先生之行如此惟先生窮居海嶠非有師承之自薰陶漸染之助而德性精明學術淳正施諸言動舉合節度其亦可謂特立獨行之君子者矣銘曰天之生民厥有常性物欲蔽固以失其正先生之學誠敬是

先覩彼啚壁無非格言處已接人有權有度我躬則否

我心則豫既壽且康聲問日隆謂天難知而報亦豐栟

谿之原先生之竁過者斂容千載無替

跋徐季節文　杜範儀甫撰　清獻集十七

余祖父及鄉族先輩皆季節先生弟子余幼時已聞其

篤行雅言雖酬對俗語莫非師訓至今傳誦以相警厲

今其遺文僅數篇讀之使人懍懍有生氣嗟乎盈天地

間皆實理也理不實則隳事不實則壞人不實則危公

之文公之實也知公之爲重者可不摭其實而步趨之

哉不然崇而衒之夫奚益嘉熙戊戌夏六月六日里人

杜範書

徐季節遺詩一首

詠竹　赤城詩集

不論臺閣與山林愛爾豈惟千畝陰未出土時先有節便凌雲去也無心葛陂殆與龍俱化嶰谷聊同鳳一吟月朗風清良夜永可憐王子獨知音

輓詩

輓徐季節先生二首　餘姚孫應時季和撰　燭湖集

語言平淡骨清癯誰似黃山一老徐眼底不知人富貴腹中唯有古詩書平生義薄雲天上日暮家無擔石儲試問台人君識否此翁原不事名譽

年過八十更精神佚我房中自在身檢點欺心無一毫

薰涵和氣似三春莫疑見識驚流俗自是淵源到古人

前輩凋零公又往哀哀令我涕沾巾

徐季節輓詩　四明樓鑰大防撰　攻媿集

公府推徐穉山陽薦仲車盛時遺此老沒世竟窮廬行道嗟無命傳家幸有書魯山終不識撫卷倍欷歔

輓徐季節先生　黃巖趙師淵幾道撰　三台文獻

夫子家聲遠淵源學問醕蓋棺終野服窮室半朝紳黯淡梅谿月蕭條柏隴春鶺鴒相向哭末路更誰親

輓徐季節先生　黃巖丁希亮少詹撰　方城遺獻

何用青錢選難尋白璧瑕布衣終一世環堵儼為家節重尤深慕名尊老更加蒼天果何意不使鎮浮華

題西溪先生墓　新安朱子

道學傳千古東甌說二徐門清一壺水家富五車書但

喜青氊在何愁白屋居我來君已逝揮淚表丘墟　天台續集

雜紀

黃巖縣學三賢祠記　臨海陳耆卿壽老撰　赤城集八節錄

吾賢杜蔡能泉兩先生八行徐先生也兩先生天下師

也非吾鄉所得私也師之始于一鄉者黃巖推八行八行

從安定胡公學爲司馬文正陳忠肅諸公所知遯德丘

園耆衍里閈嘗兩以應詔臥不起故黃巖之稱前輩者

祖焉然未有表而祠之者紹定改元十月趙令汝馴始

祠於學且曰吾不止崇一鄉之師也崇天下之師矣上

蔡之學益宗孔孟氏龍泉之學亦宗孔孟氏八行之學出安定亦宗孔孟氏然則兩先生之與八行益同歸矣兩先生之學具在書八行之學具在心心與書一也故兩先生信天下之師矣而八行則不止一鄉之師也合而師之自一鄉始也合而祠之自一鄉推之上蔡謝氏名良佐龍泉葉氏名適八行名中行子庭筠亦以孝著號西高生來孫曰孙世其學葺其祠之役且奉令之命求予文者也

送余國元遠行詩序 黄巖潘從善擇可撰 赤城後集一節錄

友人余國元氏別余將遠行曰吾徐出也徐之先在宋崇寧間有若眞定温節二先生父子相繼俱以行誼爲

時聞人文公朱子行部至台寶往拜其墓有詩曰道學傳千古東甌說二徐西山真文忠公亦曰二徐先生視山陽節孝殆無可媿而父子相繼則爲過之祠列鄉校事載國史其取重當時有若此者吾黨之士所熟知也天不慭遺其後今乃斬焉無緒而其家所輯世錄及其遺像猶幸吾母氏寶而存之使自我而湮沒焉非所以崇表先德其獲罪也滋大吾爲此懼將持以求當世立言之君子發其幽光以照映史傳而粉墨之久將零落漫漶不可知得善貌人者傳其似以託不朽庶以成母氏之志焉爾

二徐先生贊　謝鐸　尊鄉錄節要

湖學未興孰啟伊洛遠矣我台公奮以作精思實踐爲
君子儒人曰我公安定之徒公雖布衣不忘當世或憤
以憂痛哭流涕安車在門乃行有科公謝不起鎮此頹
波維公有子是國温節特立以行克邁先烈白首儼居
以困爲榮不受祠祿不領中興東甌亞徐道學千古考
亭大書奚啻袞黼高山峨峨大江沄沄孰謂公沒不在
斯文

棻謹按言台學者必首二徐七百年來無異議矣蓋
二先生之所得力唯在不欺心一言而語其所至殆
猶在善人有恆之閒乎顧雖精微廣大不及伊雒諸
儒而海嶠窮居師承無自乃能抗心希古特立獨行

爲趙杜諸賢導其先路固非豪傑之士不能也台學之首亞徐也宜哉

隱君趙十朋先生占鼇

赤城志趙占鼇黃巖人字十朋志尚超卓與石尚書公弼李參政光爲內外兄弟二公貴無隻字相通其介如此家有軒面植雙檜呼爲檜隱士而自號木公居士宣和寇亂動以火攻獨於是軒相戒無敢犯

乾隆黃巖志趙占鼇字十朋志尚超卓與石尚書公弼李參政光爲內外兄弟二公貴顯附託者衆占鼇獨無隻字與通及公弼謫居讐怨滿前人絕口不敢道石氏獨占鼇閒關相從異於疇昔家有軒面雙檜人呼爲雙

檜隱士自號木公居士宣和寇亂動以火攻室廬獨相戒無敢犯是軒子餘慶有父風按餘慶字廣叟乾道八年特科長谿縣丞

舊志論曰長平之吏移於冠軍魏其之客衰於武安人情薄亦久矣斯翟公所以書門也趙木公獨不然柄權而避失勢而親可爲鄙夫之砭矣

王忠文公集樂清王十朋著黃巖趙十朋賢士也有詩云四枚豚犬教知書二三頃良田儘有餘魯酒三杯棊一局客來渾不問親疏予亦有東皋二三頃兩子皆學讀書客至弈棊飲酒遂用趙君詩意成一絕薄有田園種斗升兩兒傳授讀書銘客來一局三杯酒王十朋如趙十朋

杜清獻公文集黃巖杜範著跋趙十朋文集余自幼聞趙公

父子之賢恨不及識今幸見其遺文猶可想其飄逸不羣之韻然公之文尚多一二散於狂寇之虐再散於暴權作臣之暴今其所有十無一二何造物者不惟窮其身而且阨其文也嘗聞石李二公爲內外兄弟方其在朝聲燄赫弈而公隻字不通至石公謫居乃相從不厭古之爲士者其自重蓋若此公之身雖窮其氣不可屈文雖阨而風節磊磊至今猶在撫遺編而若見其人固不在翰墨間

隱君王大田先生象祖

赤城新志王象祖字德父臨海人學遂行高閤門不入城府守令願見不可得常惻然有憂當世意眞文忠公

極重之譽寄書與眞謂救時當法孔子不止法孟子有故人作相德父已寢疾猶稾數千言規正之及公不及私時論以蘇明允龐德公魯仲連比之則其文行可見矣世稱大田先生

宋元學案王象祖字德甫臨海人學於水心水心所謂塵垢拭杯案者也其文簡古老健雖陳貿窗亦畏之非有所見不下筆吳荆谿而下茂如也和厚嚴重學遂行高守令欲見不可得眞文忠公德秀極重之有故人作相先生已寢疾猶稾數千言規正之其憫時憂世之心如此時論比之蘇明允龐德公魯仲連云先生頗不喜同時論學者嘗有詩云皋夔周召佐中古蕭曹房杜輿

漢唐因事因時修治效不談道學又何妨是則頗近同甫一派議論不盡本於水心也

大田先生墓誌 臨海吳子良明輔撰 赤城集

王德父既沒余爲敘其遺文十五卷將葬其子勉原作勸依後文改復以銘爲請嘻敘且銘是歐陽氏施之聖俞子美鄰幾者余何敢僭而於義何可辭余二十五六聞德父之賢耳熟葢水心葉公之高弟樂淨□公按後文當作孚公益郎李宗勉嘗知台州之重客質窗陳公之畏友也他日會之質窗所樸厚嚴重色正而氣和不以余晚出辱交焉自是歲必一再詣詣必盡日留聽其言出入經傳百家上下古今數千載勘訂東都南渡諸儒精觕異同領挈珠貫海湧

而嶽立也閒出所著一讀怳眩不可知再讀驚喜而猶疑三四讀乃始凝焉會豁焉通吻膏舌腴淪浹肌髓益其思也苦故其入愈奧其見也獨故其出愈奇噫是眞水心所謂蘇明允之流也是時德父有重腿疾一室黯纔丈餘家具左右偪塞若悶悶不能出氣而德父終歲處之安然余亦盡日對之欣然也值其疾少閒佀行田間倚枯藜傍流水且笑且歌雞犬桑麻俱有自得意茅舍傍耕翁樵叟舉手問學正安往亦若喜動顏色者德父好語勞之恩意敵朋儕而獨以見達官爲恥以對俗子爲無味以入城市爲不得已以非義之獲爲泥爲滓自試禮部歸即謝舉門不入郡博士倚以糾郡庠故

里人稱學正而亦棄不就太守縣大夫願見之不可得
遠近宿儒新俊聞風慕重不但稱學正以其居大田又
稱之曰大田正先生云噫何必蘇明允龐德公之流耶
然德父雖閉關每惻然有憂當世意而慨然談當世事
眞公之在建安藉余寄聲德父德父因貽書勉以救時
宜學孔子不止學孟子李公既相素厚德父者也德父
疾已侵橐數千言規正之及公不及私何必龐德公魯
仲連之流也余亦不足以知之矣德父名象祖家世耆臨
海祖衛文學行義有名孝宗朝爲校書郎父應之豪邁
博習徧交乾淳諸老贈承議郎妻陳氏男勉勘勤女長
適李宗亦先卒孫男五殁於嘉熙三年四月晦年七十

六葬於湻祐元年某月某日墓在重暉鄉三阮山銘曰夜光出屋天不我匿連城幾何人不我玉雖不我玉不獻不哭亦不刖我足全而歸之貢林谷

上太田王先生書　黄巖車若水清臣撰　三台文獻

天授才於人才不必與位期也然必與位兼而後才始名位苟適均高下在才才苟適均高下在位閭巷之窮吟泉石之孤嘯友朋之清詠近不出鄉黨遠不踰州里而朝廷搢紳天子眄睞大臣敬憚新賓舊僚百口羨善言語脫稾則朝閣省而暮天下蓋登高而招與引領跂足於牆陰者所居之地相遠也雖然位而後名固也天下遂無不位而名者乎孔子孟子皇皇於春秋戰國時

時君不能用或暫用而輒棄然時君不孔孟當時天下孔孟也後世至今孔孟也名豈囿於位哉孔孟不可思矣本朝老泉以布衣來自萬里蜀一時名人自韓歐皆下之歐稱其似荀子韓以其文章議論追典誥極皇王片言斷句人到於今誦之此亦無位而名者也世固有莫爲於前雖美弗彰者僕猶疑老泉之名曷爲尙假於韓歐之位也先生之文簡嚴沈邃實似老泉雖規模不踐而氣象實侔先生身不能於位薦而稱者又不能如韓歐之位宜若失步牆陰引領跂足見不見者未之必也而大田之濱秩牽贄接分求一言（分當作介）壘潘未乾已賓客袖得者自賀未得者謂奚獨後予遠且彌見乃不

異於高而招者今之荷世大名漫塘鶴山貨窗塽先生
搁指可計而先生之名則布衣於其中況敷先生名溢
於位非位而後名也位而名者已不敢望今以不位參
之則又不止無異於高而招者矣嗚呼僕今而後知天
下無歐陽不能使天下無老泉也老泉之遇老泉之不
幸爾先生非有老泉之遇而名曷嘗不老泉哉且位而
名易也而位者尚不能皆名不位而名難也而乃與名
之大者偕其名則難不愈難乎惟其愈難故老泉以後
寥寥雖然同此不位而名也其文則同此簡嚴沈邃也
而老泉本於戰國先生本於春秋所以簡嚴沈邃者不
同矣僕受才最涼位非吾能也名非吾事也而少學春

秋者也願聞春秋之所以簡嚴沈邃者

遺文

答車清臣書　三台文獻十四

象祖衰老無聞剝落無似一身器具皆不受役獨此心之作明作滅者餘燼如毛思得俊偉特起之朋友熏沐而端坐之藉其緒餘興枯朽而快晚暮望之甚拳拳也故有文常恐其不及見及見常恐其不果見使及見而果見千里之外猶聳敬之矧積慶種德鍾於故舊交游之若子若孫乎瞻遠猷於標格聽偉論於古今則爲孫賀祖爲子賀父不但興枯朽而快晚暮也有此亘際志未及償而高文傑作疊疊加惠前施未報繼施𦂳隆其

詞嚴其氣振其道光明而新清而健可追古作非瑣瑣庸庸形模影搨掇彼抬此竊彷彿而釣名稱者比也茅廬敗案鮮此光熾然以元祐諸君子及老泉先生見畀扶山家之老嫗而粉黛塗澤之俾廁於佳麗之尾太非其倫見者嗤矣若曰借譽者多躐等恕老者或假寵人賁自知不敢當也文字之趨日靡矣皇朝文統大而歐蘇曾王次而黃秦陳晁張皆卓然名家輝映千古中興以來名臣巨儒不自名家張呂朱氏造儒業而非文藝惟水心擅作者之權一時門人孰非升堂孰非入室晚得陳篔窗而授之柄今篔窗之門亦夥矣可授者可數也人才之續絕天運之盈虧也斯文之隆替國家之治

忽也前者負出後者邈然則識者懼矣鄉邦之彥晰風露而寫光景借比興而盜離騷句吟字鍊豈無一得而與之讀檀弓談左傳許國語及史遷賈誼揚雄韓柳歐蘇之作求其一言之幾乎道莫得也吾友機杼自得規模自成塵埃掃盡骨肉勻好驥子墮地氣已千里喬松著根幹先挐空盡其力滋其本則過都越國聳壑昂霄竝可俟也貧窗謂高文清似毛澤民僕謂清而且健清而且健者清而不淺清而不枯之謂也春秋方來日月富有心思目力極其所至澤民不足比也臨軒老人晨夕在懷古人謂百年能幾見謂未百年可期也今皆將八九十矣庸可遲乎行當問津望發其葩華以映枯荄

傾其膏沐以溼瓶罌則不但為孫賀祖為子賀父又將為善類賀斯文也春秋之喻少習今老徒工於經不工於時既不足為人言不工於已豈工於人又足為吾友云乎

重修子城記

子城東自鼓樓踰州學過東山閣包職官廳歷玉霄亭入於州之後山西自鼓樓介於內外班之間（內外班錢氏有國時子弟為守親兵所居也）而長於內外班曲而為洞門又曲而依於大城今越帥徽猷郎中葉公之再造台邦日以修城之餘功修之也初子城堙於闤闠蝕於民居寖侵寖削而又乘以巨浸剝落無幾乃出遺址展閭巷定丈數立表

識器利用備築之登登簦之棱棱或帶之抱或翼之展或繩之直物采炳燿威儀章嚴侯度改觀矣既成將筆之於石或謂物大者體必重力微者事亦輕舉其重則輕可略環台城而新之既鑱諸珉矣因大城而及其微不書未缺典也故大城東西南三面爲丈二千四百有奇州後北山城爲丈九百有奇而子城之丈不過三百有六十積長較短曾不能十之一也大城增高加厚挺高斬深邊江壓水包出越谷其用物也洪矣其取功也多矣子城量材數力曾不能五十之一也大城水潦每降江潮互凝舂撞無時傾圮有自不遠其防曷善其後於是爲長隄一千四百丈以捍城足涉江之西有盤石

潮汐上下翻濤攻擣長隄復慮其難恃乃撤橋於江深踰二丈累石於椿結成三疊復以捍隄以牛練土以水試滲萬杵同力百材其良門闢如鐵雉堞可礪發掘所至監紹定之水力功物可施增至和之人謀精神心思盡於此城而子城因平地施版築費公之規畫曾不能百之一也若何而筆嗟夫談曷其易郡國之立城郭惟重重則俱重孰爲彼此魯城中城春秋屢書鄭郛之入說者謂郛者郭也內必有城矣然則城有分於內外無分於輕重明也且作者必紀以有侯也紀而獲傳以有考也有千年之州治必有千年之保障並存竝久一成不隳豈非厚幸而城復於隍泰必有否山附於地剝乃

先復變與時會不能無也然否終歸於泰剝必繼以復者以前作後述有傳有考書契所以有功於天下也自慶麻至紹定浩浩蕩蕩幾二百年而載見豈數乎事之方殷乖里舍鑿懵不可究有一儒生茫搜遺迹得蘇君茂齡修城記於倅廳面壁之剡碑模以片紙如獲千金數而不足證則子城與郡咸休存片石於樓側之隙地公之功固多矣數而或有證則隙地所存片石可考功不又多乎故子城之記書之詳辭之復於公之功巨細不遺以俟後人雖獲罪於或者之論不辭也公名棠字次魏乾道丞相之孫詳見於生祠記

浙東提舉葉侯生祠記

紹定四年台郡夏旱秋潦九月乙丑朔復雨丙寅加驟丁卯天台仙居水自西來海自南溢俱會於城下防者不戒襲朝天門大翻栝蒼門城以入雜決崇緻門側城而出平地高丈有七尺死人民踰二萬凡物之蔽江塞港入於海者三日癸酉前邦君令本路倉使葉公聞變馳來朝廷以公得台民心因命當天災以續民命至則陵谷反易城市爲沙礫之墟亡者疊腐存者改形爲之大戚迺賂貪夫以收遺骸募卒伍以出途巷嚴冥錄以請冤妖籍戸口頒錢米助畚築弛徵榷閣租賦以請命求利害以盡人言問疾苦以通下情日以所見奏所未聞且乞大賜予以造一新邦會趙守得祠併以郡屬公事

顯言益切先民而慮後民而發亟請不倦得旨征榷子一年凡官錢皆加之秋租減其七明年夏賦捐其半頒錢米以振卹城築者合緡斛幾百萬初倉廩蕩於波濤遺木腐於泥潦人心惶怖公移粟於近告糴於遠勸商賈通有無憂在不繼及聖澤溥博憂在奉行內選郡僚外求寓公寓公各自擇其鄉之堪其事者并書吏省文書災傷以輕重爲差州郭重於諸縣臨海重於天台仙居天台仙居重於寧海黃巖重者數倍輕者必稱必均各競於善而惠無不實日有粥月有給疾疫有藥死亡有棺瘞惸獨孩幼者有養始於季秋畢於季夏台郡無前聞也水先壞門遂加堅爲深結深爲洞門三其限以

受版石穴其防以爲限多門多鐍水多衝栝蒼故塞栝蒼門栝蒼無鐍水必犇豐泰併塞豐泰門患江之齧外爲長隄以護城足患水之衝內爲高臺以助城力城崇舊二尺厚舊三尺埋深以固阯開疊以廣基器利材良土盄工練展民居除惡壤暮穴其築以受水詰朝水不耗方止築三分其城新築者一補築者一餘環而高厚甃甓之如一也矗然偉觀可竝邊城又通利河渠疏整溝閘堅闢裏城修郡庠復賓館新浮梁廣養濟作雄樓於臺上以壓江勢存民立邦盡能事矣而志慮已周猶懼未徧民情大感尙憂不滿哀矜惻怛常若不足此情此念天實臨之邦人豈無人心哉歲既告登功又告成

起妙勝院之殿而闢其堂肖公德容飲食必祝焉妙勝朝天門之通衢也於水之入表功之成也嗟夫天豈無變賴其生賢天將示變必先用賢先水一年民德公甚聞水之日公急民憂天意人謀豈覽合哉變之方殷除骸盡五日之令催科立一月之期苛暴不忍其昏墊而殘羸慰安者侍公一身耳事之未定疫亡枕藉饑莩大荒訛言足以興攘斂而彊梁安息者感公一心耳茫茫垂盡鬖鬖甦醒匪身奚子匪子奚孫身不可忘子孫尚可忘乎又有大者水患自慶厤至今幾二百年而再見天無數則已天果有數則公之為則於後者豈止今哉慶厤之築至和始定宣和方寇之變其徒顛沛於此城

者至和之築也聖人不畏多難公之爲備於後者豈止
永哉齊咸存亡風有木瓜魯僖復宇頌存閟宮豐功盛
心感歎不足不足必聲之成音也公名棠字次魏仙游
人乾道丞相正簡公之孫歌曰天生賢哲兮拯災扶危
渺渺千里兮誰其惠來存亡續絕兮父母提攜何以報
之兮卜此招提巾山崇崇公名兮穹窿西江溶溶公壽
兮無窮昔元章簡公兮慶厤當此公事似之歸輔天子
公皇祖正簡公兮乾道秉政公其繩之再顯紹定自今
歲時兮公顏必紅一笑語人兮台民報功報功永存台
民子子孫孫子子孫孫有知視此豐碑

壽台樓賦并序　赤城集十誤作記

倉使寶謨葉公再造台邦之明年作危樓於栝蒼之上仰考天文扁以壽台欲此城與台星長久爲民之意無窮也又明年紹定辛卯（四年也舊作己卯誤）五月丁亥與賓彥落之郡人王象祖與焉賦曰偉天台之宅國兮聚神秀於山川環千岑而拱揖兮會三江之蜿蜒郎長虹之霞彩兮罩蒼龍之雲煙通滄溟之潮汐兮亦有時而奔潰颶風作而南溢兮潢潦湊而西匯駭聞見於恍惚兮忙運掉於不戒襲其虛而頹其弊兮擣崇墉如灘瀨帝哀民而求其欲兮欲莫如舊之求今赤子而昔父母兮奪襁褓於橫流孰宜先而何敏兮孰可後而遲留兼保釐於內外兮合二三急而交修侈舊雉於加倍兮作新意於危

樓嗟淇濤之懷襄兮更二百載而再造棄人事於不謀兮委天數於有考使知及而仁守兮何秉彝之不可保瞻昊天之靡遠兮彼昭晰者何星非上台之主壽兮亦豈不福乎此城插穹蒼而上引兮光下屬而熒熒鎮流峙於高卑兮安反側於常經聶人物之顛錯兮今萬壑之順序曷陵谷之變遷兮有既平之水土道待人而後行兮天亦何求其故處功成而不自足兮參泰階之軌度噫變化之難諶兮嘉剝復之有常娛寶彥於觴豆兮易勞佚於弛張放吾目於萬有兮收吾耳於宮商駢城陴之士女兮同其樂於未央驚吾土之有此兮綴履舄之末光詠黃樓之騷雅兮爭日星之煒煌齊彭城於丹

亚兮美哲人之相望匪登高之能賦兮鋪盛德於難陳彼此一時兮尙懷遠於蘇與秦

赤城三志序　赤城集十八　見詞章林表民遺書下

赤城志作於太史陳公耆卿凡例嚴辨去取精確諸小序凜凜乎馬班書志之遺筆莫可尙矣其友林君表民與修焉而林君又爲續志紹定己丑郡陷於水倉使寳謨仙遊葉公再造有邦復俾爲三志博雅考訂有源有委非斯人不可也君謂予曰志數百年不克就今就未十載而續志三志繼作不贅乎古事備矣今所書止城築建立不略乎予謂作當問可否非贅非略之嫌也今郡之圖牒古諸侯之國史也春秋非魯之史歟大水以

汉書城邢城楚邱以存亡書新作南門雉門以修舊書
後世圖牒之所有者多經之所無則經之所有圖牒固
不可遺也三之何害又問人物有志於天下之毋育於
吾邦之相問書乎否乎予謂紀季姜歸於京師過我猶
書況所自出哉三志於是論定嗟夫水之方作咸謂郡
無前聞爾有老父指暗壁浸字示子孫曰慶厤五年有
此矣已而儒生考載記搜碑刻惟蘇君夢齡新城記得
於倅聽壁之剏碑書城築頗詳而城築之外無見也故
字畫有考則老父之暗壁猶信紀述不備雖堅珉深刻
可憾焉傳春秋者謂其不詳也使後之指今遠而猶可
考不在茲志乎蘇記謂慶厤必復之責屬之外臺當時

未有倉臺也漕憲畢至而元公絳又爲之守令一人任三人之責而功又倍之茲而不志則後之恨令必甚於今之恨昔也林君又立災異紀功二門有得於春秋之遺意皆郡國圖牒所無者繼或有因必自赤城三志始矣

台學統卷二十一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黃巖王棻纂

吳興劉承幹校

氣節之學二十　高節中

六松呂徵之先生起猷

赤城新志呂徵之號六松仙居人博學能詩文宋亡深晦不仕居萬山中以耕漁自給一日大雪出易穀於富家聞其分韻作雪詩有得滕字者苦吟不就不覺失笑主人怪焉延之入縱筆立成有鶩鵝聲亂功收蔡蛺蝶飛來妙過滕之句衆皆歎服問其姓名不答留之不可得惠之穀怒曰我豈受不義之財者必易之即刺船而

去其剛介自晦如此

輟耕錄吾鄉呂徽之先生起家仙居萬山中博學能詩文問無不知者而安貧樂道常逃其名耕漁以自給宗自攜楮幣詣富家易穀種值大雪立門下人弗之顧徐至庭前聞東閣中有人分韻作雪詩一人得滕字苦吟弗就先生不覺失笑閣中諸貴游子弟輩聞得遣左右詰之先生初不言眾愈疑親自出見先生露頂短褐布襪草屨輒侮之詢其見笑之由先生不得已乃曰我意舉滕王蛺蝶事耳眾始歎伏邀先生入坐先生曰我如此形狀安可廁諸君子間請之益堅遂入閣眾以藤滕二字請先生足之即援筆書曰天上九龍施法水人

聞二鼠嚙枯藤鶯鵝聲亂功收蔡蝴蝶飛來妙過滕復請和曇守韻詩又隨筆寫云萬里關河凍欲合渾如天地尙兩三橋邊驢子詩何惡帳底羔兒酒正酣竹委長身寒郭索松埋短髮老瞿曇不如乘此擒元濟一洗江南草木慚寫訖便出門留之不可得問其姓字亦不答皆驚訝因嘗聞呂處士名欲一見而不能先生豈其人邪因我農家安知呂處士爲何如人惠之穀怒曰我豈取不義之財必易之刺船而去遣人遙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返雪晴往訪焉惟草屋一間家徒壁立忽米桶中有人乃先生妻也因天寒故坐其中試問徼之先生何在答曰在谿上捕魚始知眞爲先生矣至彼果

見之告以特來候謝之意隔谿謂曰諸公先到舍下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攜魚與酒至盡歡而散回至中途夜黑不艮於行暫憩一露棚下適主人自外歸乃嘗識面者問所從來語以故喜曰是固某平日所願見者止客宿翼日客別主人躡其蹤則先生已遷居矣或一日先生與陳剛中治中遇於道治中策蹇驢時猶布衣見先生風神高簡問曰得非呂徽之乎曰然足下非陳剛中乎曰然握手若平生歡共論驢故事先生言一事治中答一事互至四十餘事治中止矣先生曰我尚記得有某出某書某出某傳又三十餘事治中深敬之

遺詩安洲詩錄

題畫梅贈黃君

黃君畫梅天下奇枝枝筆底如龍飛幹盤屈曲蒼苔古老樹頃刻生光輝婆娑月下弄清影在在幽香襲詩境此地從無車馬塵閒關翠禽喚夢冷風雅遺閒仙居隱士呂徽之起興好筆墨遊戲題畫梅一作乃訪其友黃君枝幹外出獨妻在家因戲題其壁上畫詩中每句首藏一字乃黃枝幹老婆在此八字也

春

前谿水泮綠生波好雨催花向曉過宿酒未醒眠未起半窗紅日鳥聲多

夏

竹几藤牀石硯屏薰風簾幙篆煙淸空階數點黃梅雨
添得芭蕉綠滿庭
秋
商聲早已到梧桐夜氣生凉湛碧空閒倚小窗待明月
紫簫吹徹木樨風
冬
斗室蕭蕭日晏眠疏狂惟與懶相便尋常甲子無心記
看到梅花又一年
千松圖
五百居東五百西枝枝葉葉壓雲低自從老鶴歸來後
不許閒禽雜亂啼

守犬限井字

風恬月朗眠花影吏不敲門門恰靜何事猛然吠一聲有人來汲門前井

疊峰限橋字

長日融和舞細腰誰家庭院不相招江皐二月斜風急拌逐飛花過短橋

紅梅限牛字

疏影離奇色更柔誰將紅粉點枝頭牧童睡起朦朧眼錯認桃林欲放牛

綠萍限梁字

密密緜緜滿草塘元作堂不容紅日下滄浪卻因風掃沾

泥土燕子銜來且畫梁

一瓢翁秀卿先生森

赤城新志翁森字秀卿仙居人隱居教授取文公白鹿洞學規以爲訓從游者前後至八百餘人有一瓢稾行於世

安洲詩錄翁森字秀卿號一瓢進士從虎弟也隱居博學從游甚衆俗呼爲書櫥又號此廬先生與陳剛中善後陳奉使四川屏騶從葛衣造之森迎而笑曰斯吾昔日剛中乎促膝劇談而別著一瓢集不傳存者唯梅花詩百首今與林逵本呂起猷祀三處士祠

風雅遺聞朱紫陽翁秀卿皆有四時讀書樂詩綠滿窗

前草不除秀卿句也花落花開總不知紫陽語也意致相倣格調全別秀卿名森元初仙居高士詩載郡乘世多訛爲朱子作

安洲鄉學記　臨海陳子剛中撰　赤城後集四

鄉有學古也古方里而井自王畿以及郊遂皆立之學至之元子暨庶人皆學焉學之要求放心而已今予翁子其猶行古之道歟初余少即與翁子游相好也壯而行四方皇皇然三十載歸始聞翁子之鄉學舊而往之踵其藩其植秩然升其著其琴瑱然履其奧其籍秩然既而諸生魚貫以登逢衣大帶俛伏磬折其容肅然其氣充然退而絃誦之聲隱隱若金石然於是知翁子之

學信其爲古之學也則進諸生而勖之曰吾臣子知學之要乎心者萬理之宗也其初善也以性梏於氣棘於欲梦於意若擿埴之途而不知覺故於師而學焉學者收其放而存其良也一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其周流而廣大未嘗一息間也予與而師孜孜汲汲窮日夕之力若飲食起居不可須臾離豈有他哉誠以修齊治平自正心始未有不須學以成者實生民之命天地之經也江以南台之學嘗盛矣異時蓽門圭竇無絃誦聲人以不儒爲恥今則異於是父命其子兄命其弟曰無科目矣士不可卿相矣儒固秋之篷冬之絺也奚以學爲於是素封之家蓄資鉅萬有論語不讀者其子若弟健則

爲巃嵸之賤丈夫猾則爲府史里胥城旦之役而已否則兔園之策嵬詥之符蒞朝於斯而夕腹果然何爲簞瓢若是餓乎人乃以儒爲恥噫俗之弊陋一至此哉何不爲鬼爲蜮鱗介而鬚眉之耶夫心吾之心也學以存心亦吾之學也豈以有科目則學無科目則不學哉吾之心善則舜利則跖念則聖不念則狂今以口腹之賛耳目之溺取其與天地同體周流廣大者蹶而狹之日趨於鬼域而莫知返誰之咎歟吾行四方三十載蓋嘗近天子之光職太史氏見朝廷所以嘉惠多士甚厚召南之風被於朔易畿之內三雍歸然搢紳鼓篋以萬數郊遂皆立之學而獨駭夫江之南台之鄉之無學也猶

幸翁子之鄉之有學也二三子莅於斯誦於斯亦思一肰之心天地之心也當收其放而存其良知舜跖之分在義利之閒而念不念聖狂系焉從而師若友講明問辨默而存之擴而充之本一心之妙極於天地萬物之變化則人事日以明天理日以融居家孝弟之效成在鄉禮讓之俗興使終身窮約庸何損仕而立乎朝則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皆分內事也於我何加焉若以撫科目而不學爲夫健則爲壟斷之賤丈夫猾則爲府史里胥城旦之役又賤則爲蚩詅之符兔園之策曰姑果其腹者此謂失其心哉翁子將曰非吾徒當斥之大門之外

遺詩

寄陳古堂 按陳天瑞字德修號古堂臨海人師事王魯齋又號南郭逸老二首其二補後

往來幾興亡今古一天地而人生其中云胡不自貴渺予討心孤浩發千載喟殘夜抱遺編青鐙照無寐

柬陳南園

自昔賢哲士遭運每多屯世途自屈曲難揉胸輪囷中夜起太息所憂非賤貧相望各努力勖哉追古人

送行可和尚遊雁宕山

靈運平生屐如何一瘦藤夕陽紅葉寺秋雨白頭僧闕世三兵火傳心幾佛鐙詎羅還記我曾向此山登 詩錄家作心中作山

春暮卽事

㛹鵑春已暮徙倚念流光雨漲谿舂急山晴火種忙尋芳知興淺懷遠覺愁長兩月無來客青苔滿石牀

夏日書懷　按詩意似贈僧之詞且非夏日也題誤

孤坐衲蒙頭巖扉花竹幽山明雲罷雨天迥月懸秋煮茗猨分飲藏蔬鼠或偷道人方睡去夢入五臺遊

過天台

落日千山外悠然一望賒黃檀六七里綠竹兩三家幽步窺殘雪孤愁入遠霞今宵何處宿茆店有梅花

寄懷呂六松

西風吹薄暝萬葉賦秋聲高鴿雲邊小孤蟬雨後清年

光淒短思世態重離情石壁滄浪闊休寒白鷺盟詩錄鷺作蟬浪作洲

方巖次李學補韻

散策松邊寺無心任去留山昏雲欲暝地迥月涵秋細響鳥驚樹孤吟倚樓重陽明日是又作十天遊

山齋偶書

春風桃灼灼秋雨黍離離眼底千年事空山獨坐時

題陶淵明臨流賦詩圖

閒居淡無悰臨流忽有得平生詩外心灘上一鷗白

屋頭梅開一蕊

寂寞茆齋下孤梅一蕊開無人知此意日暮繞蒼苔

訪古郇王彥高不值留竹間
西風吹起一襟秋遙度前郇訪子猷不見子猷空倚竹
此心猶爲此君留
訪朱道士不遇題山扉
閒來松下扣仙家惟見山扉掩碧霞步繞籬根霜屐滑
已將心事語黃花
海門道中宿田家
煙浦偶同漁父渡竹籬愛宿野人家悠然此夜得眞領
朧月初生梅始華
宿山中田家
攲坐頹簷醉濁醪松油燒盡夜蕭騷兒童十歲能吹笛

瞭嶤嶤聲山月高以上三台文獻

寄陳古堂其二

懷人月千里開門秋一林徘徊不得寐對此石上琴山水有眞領寥寥本無音寄語子鍾子須知琴外心

次古堂歲寒雜書韻

清新如修竹月露洗琅玕愛之不能舍一日三四看伊人偉識量文字餘波瀾出處早見機在漢申屠蟠風雨江郵暮門掩孤鐙寒所抱寸心在千載重不刊滿前熾孫子已足遺以安會當驂白鹿華頂煉還丹

哭烈女

士習與世換一墮不自持寧如二女子至性不自移人

之能爲人所懼大節虧吾父死汝手吾身豈汝隨匪云全我節義合同其歸空山雨流血白日寒無輝女子有是哉道旁爲嗟咨北風凋萬類始見青松枝有女焯其行發潛可無詩死其身不顧身後遑所知傷心復傷心風味日以腐寄語讀書者曷不媿於斯

四時讀書樂

山光照檻水繞廊舞雩歸詠春風香好鳥枝頭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蹉跎莫遣韶華老人生唯有讀書好讀書之樂樂何如綠滿窗前草不除

新竹壓簷桑四圍小齋幽敞明朱曦晝長吟罷蟬鳴樹夜深燼落螢入幃北窗高臥羲皇侶只令素稔讀書趣

讀書之樂樂無窮援琴一曲來薰風

昨夜庭前葉有聲籬豆花開蟋蟀鳴不覺商意滿林薄蕭然萬籟涵虛清近牀賴有短檠在及此讀書功更倍

讀書之樂樂陶陶起弄明月霜天高

木落水盡千崖枯迥然吾亦見眞吾坐對韋編鐙動壁高歌夜半雪壓廬地鑪茶鼎烹活火一清足稱讀書者

讀書之樂何處尋數點梅花天地心

按此四詩世多訛爲朱子作赤城詩集又以爲呂徽之作皆非也　國朝道光甲申大考詩題昨夜庭前葉有聲一等四名戚人鏡有句云高閣讀書懷亦叔空山寫景記翁森

采桑

采桑子采桑子朝去采桑日已曙暮去采桑雲欲雨桑葉鬱茂寒露眉桑枝屈曲勾破衣大婦年年憂蠶饑小婦忙忙催葉歸東鄰女對西鄰道蠶眠蠶起較遲早已覺官吏促早繰新絲二月已賣了賣了新絲更栽桑桑栽還似去年長豈知城中苑囿花壓牆朱樓旭日映紅妝不識桑樹有羅裳

漁

三月桃花浪暖初隔谿人問有漁無回言未納官租稅不敢私將網下湖

樵

妻出丁家夫轉聽采薪須束擔頭輕夜來雨過蒼苔滑
莫向巉巖險處行
耕
邨北邨南叫桂鶻蓑披春雨椰含煙不辭辛苦秋成熟
會見黃雲徧野田
收
細雨空濛煙草稠相呼相逐過林丘回來莫向山邊去
昨夜前邨虎食牛
落花呈王如山監簿
滿地飛花錦作堆休言落後不如開愛渠不逐波流去
自在陰崖覆綠苔以上安洲詩錄

高士潘聲甫先生音

兩浙名賢錄潘音字聲甫新昌人（按當云天台人）幼聰敏强記能文生甫十歲而宋亡見長老談厓山事卽潸然涕下及長讀夷齊傳擊節憤歎益以事元爲恥日惟杜門讀書談道多所自得後因訪弟元甫於義烏因往從草廬吳澄學泰定閒澄以薦召欲行音勸止之不從遂歸築室南洲山中自名其軒曰待清隱居所著有待清軒稾

元詩選潘音字聲甫天台人生十歲聞崖山之變昏迷不食者累日長而絕意進取衣服禮節皆仍宋時之舊掇野蔬以自給或勸之曰夷齊尙矣陶靖節心雖爲晉未嘗不食粟令何自苦乃爾於是躬耕世田十餘畝非

其力不食也築室南洲山中扁其軒曰待清至正三年詔徵天下遺逸廉訪使𢳚贊之行固辭嘗歎曰泉石膏肓非其時莫可療也乙未歲卒年八十有六按乙未至正十五年也生於宋咸淳六年庚午

宋元學案隱君潘待清先生音字聲甫新昌人按當作天台人生甫十歲而宋亡見長老談崖山事即潸然涕下及長讀夷齊傳擊節憤歎從吳草廬學草廬以薦召欲行先生勸止之不從遂歸築室南洲山中自名其軒曰待清隱居

風雅遺聞潘高士聲甫音生宋末以祖父世受宋恩衣服禮節終不改由天台避入南洲山中作詩多寓感慨

題待清軒云瘖痳祇思晉幽沈迴避秦志趣顯然可見矣

遺書

讀書錄存遺三卷計六十一則皆講學切要之語也今全錄之

潘氏曰學者讀書不明倫喩義雖日誦數千言於身何益　利祿牽引人若不以剛果之心立時斬斷畢竟被他引去　學者入門心裏必須想個樣子要作聖賢方能去學聖賢事若逐隊過日終無成就　學者不必日日誦讀只養得此心寧靜如明鏡止水發之文辭道理自然透徹　養心之功莫先於敬敬則心有主而無妄想心體自爾虛明　或問子思言率性之謂道邵子謂

性者道之形體並說何如曰邵子把道字當一理字看如子思說得無病　子思說入道之功只在愼獨何等淺近而達德達道九經三重位天地育萬物之理又無所不包可見道本一原而學不可徒務其博也　孔子謂古之學者爲已非令人不能只是務名之心有一毫種子便是爲人　聖人教人爲仁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仁人心也心旣欲之何患不至　爲善要識爲善的機關見人之善而慕之見人不善而惡之此便是機關從此關開去不使窒塞自然人欲去而天理復還　古之學者學其所以爲人今之學者學其所以爲已此古今學術公私之別　聖人不是生成的如孔子也好古敏

以求之　爲學要勇子路聞斯行諸便能升聖人之堂子夏篤信聖人反出見紛華而悅　知行雖說不可偏廢然識得方能行得若識不透行之未免有窒礙處子夏賢賢易色一章不過是要人力行意思　學者作事看得道理自合如此作便作去鮮有失處若三思而行反惑矣　伯夷叔齊只重君臣之義文王以服事殷故歸之即馬不從遂甘於餓死　孔子商羊萍實之對皆前知也子張悟得此意問十世可知孔子又以因革損益言之畢竟不肯說破　孔子作春秋特嚴夷夏之辨蓋逆知其流之至此也故曰履霜堅冰至　惻隱是仁之發用孟子以此名仁何等喚醒人心又曰乍見孺子

將入井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人能把此心充廣便仁不可勝用學者看到這樣言語須潛心體認　孟子稱亞聖其初只在收放心學者不必他求　孔子是生知的聖人論爲學工夫渾然如孟子收其放心與夜氣之說皆是他經歷過來說得人覺悟可下手作　或問存養之功何如曰操則存是存也使自得之是養也操可也操之太甚便是强制自得可也有意於得便是助長其要只在主敬便無二者之病　心是靈的物存心只要他惺惺不昧性是善的物養性不要他妝害本體

或勸之著述曰六經語孟皆聖賢遺言先儒著述備矣吾惟時習之以求吾所性爲用註腳爲也　學問之功

務要自得自得在循序以漸求之耳若鹵莽作工夫未免隨得隨失曰學者入門工夫不可言類作去須要識得自己病處從病處克將去漸漸自入規矩[illegible]世之論人者只據古人之事品評今人不知古人未必盡賢於今人今人未必盡不如古人只觀其心術邪正而已[illegible]今之氣化與古不同今人有六七分好處也可同古人看了故曰古人惟恐其好名今人惟恐其不好名也[illegible]學者要變化氣質氣質沈靜則漸漸開明用功有益如自以爲是的人那能潛心去學[illegible]學者平居本等該作的就依理作將去便是道學對人說道學便不是了[illegible]爲人只要心虛心虛則無事不好作[illegible]揚子雲法言王

仲淹中說專模倣聖人的言語我看他道理也未透悟雖描得個影子那得像聖人　周子通書太極圖說酷似繫辭觀他氣象語言聖人體段已具橫渠還有未純處　伊川見人靜坐每歎其善學此程門主靜工夫心中自有個主宰非徒兀然槁木而已　橫渠論性而兼氣質之性元晦謂其極有功於聖門此言未是蓋性即天所命之理說性便本善而無惡氣質只是氣豈有理氣相雜而可謂之性也大抵人之有善有惡者氣稟所拘更不可著在性上去故孟子始終只說性善蔡按既謂之性即指落於氣質之中者言非復天命本然之理矣故孔子第言相近而復分上智下愚亦兼氣質言之也

游楊爲程門高弟定夫德學政事遠絕於人龜山出處

一節雖胡文定以柳下惠比之終是强護他短處也
羅豫章見龜山先生後曰幾枉過了一生遂潛思力行
盡得其傳學者能如此勇猛向進聖賢地位何憂不到
胡康侯以季札之讓爲亂階據春秋名札之旨也蓋
立嫡以長先王已亂之道兄終弟及謂兄弟之無後也
當時壽夢立札而札果立焉則光必以弑僚者而弑札
矣札之讓正所以已之而猶不免於亂況不讓乎孔子
書名非貶之也峻防也不可以此而病札（札棨按峻防言峻夷夏之防）
爲人不必一蹴就到聖賢但能轉個頭來作事便好
如張橫渠是個樣子　朱子看書一字一句都不放過
故體認精切非人之所及　或問朱陸之學曰子靜學

得其大元晦務在細密處講求人謂其禪寂支離皆非也其本原並無可議　子靜天資高合下便從源頭作起元晦困頓悟御從造詣上作工夫故有尊德性道問學之别其後亦皆歸一了要自鵝湖會後各從切磋中得來　王荆公初要作聖賢事業後來作得甚齟齬只是不先義利之辨　臨川吳先生論楚屈原韓張良漢諸葛亮晉陶淵明皆不忍故國之亡猶篤守君臣之義且說得極是光明　臨川吳先生學術近世儒者皆不及獨不明孔子赴公山佛肸之意耳　為學不可鋭進亦不可無常心無常心則閒斷而前面工夫皆無益矣

君子為學須先識得源頭不差然後一節一節作去

出處動靜語默取與皆得其當　靜涵天下之理則無體動妙天下之感則無用無體無用則神化合一而君子之道全　爲學要立志志不立則易遷　君子出處不可不正出處不正雖有學術終成不得事如揚雄之美新徒貽譏後世　人心有覺悟處方能改過向善若茫然罔覺焉能有進　忙中遇事不可跼蹐靜以待之自然少失　張良輔漢誅秦蹙項平定天下即辟穀從赤松子遊先儒謂其有儒者氣象若非圯橋挫其英銳焉能有成此固天所以助漢亦良忠義有以感之也功成辟穀信非儒者不能　漢高謂安劉必勃此言後來特偶合耳那時北軍右袒恐重厚之勃畢竟無能爲也

温公以文帝誅薄昭爲當而明道謂宜議親較情與法耳不知文帝寬厚之主以柔道理天下此亦仁者之勇若無此一節未免優柔不斷矣待平帝而後篡哉史稱文帝有刑措之風觀其憫緹縈之代父而除肉刑恐非明刑弼教之比　子陵之不屈固難光武容其加足於腹尤難故曰非光武不能遂子陵之高非子陵不能成光武之大　東漢永元以來多賢人君子而不能致天下之治者徒知勵名節而無撥亂之才反爲宦戚所害耳　予觀桯史未嘗不掩卷流涕姦臣嫉賢誤國何一至此極也　岳武穆以五百兵破十萬之衆遂褫兀朮之膽非書生叩馬一諫宋鼎幾復矣萬世於檜應

有餘恨也　人言陸秀夫何窮蹙如此予謂國運至此勢已莫爲然寧蹈海而不書降表較之歷代亡國其忠義之氣猶當與日月爭光

遺詩

四庫全書總目待清遺稾一卷宋潘音撰音字聲甫天台人自咸淳之末遭逢世亂卽隱居不仕題所居曰待清軒入元以後仍隱遯以終其集舊無傳本明嘉靖閒其後人從敗簏中得遺稾屬徐雲卿校定而序之詞氣頗涉矗率未知果音之手蹟否也　按宋亡先生止十歲入元以後始題其軒曰待清總目稍誤

有所思

中心有所思蹙損雙蛾眉美人竟長往使我歎離居寂
寞就孤枕强眠誰得知夜深清露重飛夢欲何之覺來
日遲遲分照上羅幃妝臺理雲鬢種種盡成絲

山中寄友人

我來臥白雲潭影清華髮經歲無稻粱侵晨采薇蕨峰
頭天籟鳴隴上樵歌發還擬醉濁醪與君弄山月

悼楊侍郎

屈指漢遺老如君復幾何鳳池冠劍近鈴閣典章多國
已成禾黍人還隱薜蘿那堪川上水東逝乏迴波

南洲丁氏草堂

仙客棲真處衡門枕曲流地偏三島接天迴萬山浮匣

劍星霜久函書洞壑幽忘機對鷗鳥華髮老滄洲

山居阻雨

霏霏風雨暗郊原有客含悽獨掩門山鬼嘯雲移峭壁獨龍將海浸孤邨愁來自灑青楓淚戰罷誰招絕漠魂繭足空齋無一語不因岑寂怨黃昏

眞覺寺訪蔡上人

爲尋支遁訪禪關趺坐觀空出宇寰淨土無塵勞白拂天花如雨落青山龍歸寶座香雲滿鴿繞經臺佛日閒誰謂陶潛偏嗜酒從今蓮社未應還

聞鵑

子規聲切月輪斜起望諸陵憶漢家婦女尋芳渾不解

黃雲爭插杜鵑花

羽南張孝翊先生羽

赤城新志張羽字孝翊黃巖人號羽南永樂初詔徵天下文士纂修大典孝翊預焉書成將授官以母老乞歸養卒年八十有五所著有掬清集

羽南張先生墓誌銘　赤城後集

祭酒安成吳節撰

徵士羽南張先生以宣德庚戌夏終於正寢葬已宿草其子垿懼先德之湮泯無以稱追慕表揚之義乃齎同邑教諭盧先生行狀來徵銘將追而納之壙予嘗忝以科第竊祿詞林從元老諸公遊每暇日論及纂修事能以恭勤為本者必及羽南先生然亦未嘗不惜其甘守

恬退而未底顯榮蓋君子而負大雅明哲之操者也耳聆既久莫獲識其後人今塤以父銘爲請此正予所景慕於疇昔者奚以之辭爲按狀先生初諱輔字廷翼後更名羽字孝翊始祖潮自閩徙温郡永嘉之張溪七世祖伯四府君繇張溪再徙台之黃巖士鼓里曾祖諱日炎號石窗祖諱俊封從仕郎江浙行宣政院都事祖妣阮氏封宜人父諱思濟仕元浙東道元帥府都事妣王氏封宜人先生生而天資凝粹警敏自幼頭角嶄然出羣兒右十歲能屬文稍長侍父遊宦四明從主一吳先生講究詩律大有所得深爲同門士友所器重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員外郎燕公徵一見先生奇之遂妻之以

女燕公爲時閒臣所交多鴻儒宿學先生皆獲親炙以
增益所未聞自四明歸復從覲成黃先生均疇陳先生
授書春秋二經擬發身取進士第㞐於親老留戀膝下
不能去性雅好理數於易參同契陳希夷邵堯夫諸書
皆窮探深旨自名其室曰月窟前太史金華宋公爲之
記永樂初詔徵天下文士近臣首推先生比至宣入文
淵閣纂修大典書書成例得授官先生以母老力辭歸
養未幾復被旨令館食詞林校勘書籍暨封上復以終
養懇請於朝許之及歸無復時事每溫凊定省之餘惟
深衣幅巾逍遥泉石賦詠以自適而巳鄉人見者咸以
張神仙呼之先生頷之曰然先生爲人內明外直動止

有儀言論成章人有不善輒面折不少貸其爲善者則稱揚之不釋口故人皆無怨言賓朋萃止即歡洽傾倒不計家之有無人有急必盡心爲之扶持事已有酬以禮者即卻不受女兄有夫亡子幼者則爲之經紀友人有被辟而不能上進者則出貲爲道費宗族昆季有家貧不能自給與喪葬不克舉者先生必捐粟以爲助其爲義之心類多若此所爲詩咸清新俊逸下筆若不經意而士林自相傳誦以爲難得今存三百餘篇題曰掬清集以宣德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歿於家享年八十有五先娶燕氏早卒再娶濮州范縣縣丞陳暎供女皆有淑德懿行子男五人長乾篇爲縣庠生次曰玄湛玄蛻

玄塤怈陶乾籥玄蜺皆先卒女三人長適王宜湛次沒次適童嗣泳皆士族孫男十有三人辟覲僑王丙禊丁恩遐邇庚其晃孫女五人以是年九月乙酉葬於三童鄉建平里東山之原予聞盛德之士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先生以該博之學純誠之行兩承召命有纂修校讐之勞是宜列職顯要安食天祿者矣乃惓惓焉以孝親爲辭歸老田園今子孫衆多詩書禮樂之澤益大以繁豈非天之報施雖未及其身而其豐厚者乃在其子孫也與是宜爲之銘銘曰

維張之先從閩邦歷溫徙台流慶長祖封禰顯勘贊襄

先生赴徵際明良校讐盡發金匱藏書成拂衣歸故鄉

欲效辟穀張子房天根月窟樂且康搦清之詠何琳琅年登期頤師仙方有美孝子壓冠裳追書叕靈封高岡赤城霞彩生微茫毋乃潛德發幽光儲祥衍瑞百千載

雲礽奕葉臻歸昌

同治黃巖志張羽字孝翊鼓山人所居在羽山之南遂號羽南原名輔字廷翼號沖陽子以月窟名其室宋景濂爲之記元浙東道元帥府都事思濟子也少從父在四明師無爲吳志淳行中書省員外郎燕燕敬奇其才以女妻之長從黃觀成受經學問該洽事母至孝洪武時以親老不受辟永樂初詔徵天下文士以參修大典羽預焉書成將授官仍以母老辭歸幅巾藜杖逍遙泉石

聞人以張神仙呼之卒年八十有五著有掬清軒稾從祀鄉賢祠

月堀記　明浦江宋濂景濂撰　宋學士全集

余退直詞林戴華陽之巾披鹿皮之裘焚香默坐存神規中太和薰蒸百體欣順龍降虎升水温火寒周流密緜莫究端倪沖陽子自空明洞天翩翩而來碧瞳方頤氣貌充甚謁入揚袂言曰月堀之義子知之乎揚雄云西壓月堀指月所生之地也吾意則不然太陰之精朔後魄生至望而盈盈極而衰隨日漸虧晦而復蘇上下二弦虧盈得平氣和弗偏吾煉九還七返靈丹抽添進退之候每於月而取則焉因名其室以月堀所以志之

予曰陰陽不可偏勝也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乾坤搆精六子乃凝水坎火離中藏偶奇用奇變偶乾道始茂重陰盡消純陽則昭久而行之與道逍遥是謂三一之貫也復命之區也若取則乎月無乃專溺於陰乎沖陽子曰二氣之精互爲其根房日之兔畢月之烏取象表徵指意甚微陽既含陰陰亦含陽苟舉其偏道則全張子何見之拘也予曰言則美矣其理尚有所遺也人身之中有元牝焉繫乎天根呼吸所關絲絡聯緜枝葉扶疏靜以養之一氣孔神超於衆先不見其朕玉色連娟天光內朗蓊以無爲而得無爲而成孰火能爲其候孰鼎能爲其鑪孰藥能爲其材我皆不得而知也假形託物

著於丹書顛倒錯亂自漢已來已如斯矣吾將與子握手空明洞天之上當素月流輝銀鋪水翻瑶露初滴寂然無聲委羽仙人必騎黃鶴而一下之與子稍一叩焉則子之說爲當矣沖陽子喟然而歎曰道有精麤象分內外非麤不足以别精非外不足以形內初機之徒未忘乎物苟不以此示之必大笑而走何可與上士元功之成者並論哉子之說固當而吾之所取喻又豈可少哉於是相視一笑遂揖而退予送至庭外沖陽子復請曰一陰之生其卦爲姤是月堀也一陽之生其卦爲復是天根也邵子嘗往來其間而所謂三十六宮都是春者其與吾月堀之義頗有合乎予曰此大易精微所繫

雖吏僕不能盡也予惡能知之予惡能知之君當問諸
庖犧沖陽子曰唯沖陽子張姓輔其名以廷翼爲字台
之黃巖人蓋有道之士也

遺詩

靜軒爲刑部楊主事尊人賦

平生心似水投老竟辭官地僻無人到雲深只自看白
知新髮短青覺舊氈寒且喜無迎送焚香坐閉關

送鄒尹占之長沙谷府教諭

送子長沙去春深花正般莫辭征旆遠且得曳裾閒夜
聽巴湘雨朝看五老山漢廷思賈誼不久召當還

次施彥器先生見寄韻

幽居僻似浣花邨野老山翁日過門古木蒼藤迷遠近黃花翠竹共朝昏雲生石榻寧知冷酒熟山瓢不厭渾醉裏自知天地闊陶然誰與話眞源

送方鳴錫公子還京

劍花如練氣如虹秋水涓涓兩碧瞳翠杓香浮疏蒻露玉簫聲轉落梅風九霄環佩青雲裏五色煙霞紫禁中此去鷗盟君莫忘依依蘿屋水雲東

題烏根趙仲維雲林隱居圖

山人高居聊養拙松底結廬清且幽隔谿綠樹半爲雨滿地白雲無數秋采藥每經山北谷解纓時濯澗西流年來雅抱林泉趣長日披圖生遠愁

題旣雨雲林圖

雨過蒼崖逕雲收綠樹涼草堂人不到流水自斜陽

水闊波光淨樹深涼氣浮秋風蘿屋底坐對滿林愁

題詹叔正扇面竹

水落瀟湘秋意長湘妃清淚逕衣裳夜深聽罷雲和瑟

明月滿天風露涼 以上三台文獻

雜言

蜀嚴好沈冥日食止百錢卜筮人所輕久之操彌堅君

子有所貴乃不在當年百世有知音何必鍾期然子雲

太區區譽之公卿閒卑哉成都尹乃欲吏高賢豈無王

侯貴欲言不敢言斯道誠兩得永爲後世傳 三台詩錄

柏山八景爲王廷温賦八首錄三

蒼髯幽壑底天籟發長林自按無弦調泠然太古音松陰

彈琴

吉日谿南雨新波拍石梁洞門深不瑣流出落花香榆橋

春冰

晴空玉蝃蝀倒影碧潭深界破青山色高懸千萬尋唐谷

晴虹　舊志

隱君高南郭先生紈　余德

臨海縣志高紈字士潔號南郭隱於小固山復號固山

樵者祖恩號牧菴嘗舉才德弗應而與陳用拙胡佐倘

輩十有八人結詩社自娛一時高之呼爲十八學士南

郭承家學敦古道澹然無希世心嘗自詠云天應許我飽藜藿夢亦無心上廟廊宏治改元郡守葉贄欲舉以應詔辭不就郡守陳相請副謝方石修郡乘督學徐㫖劉瑞聞其賢躬禮其廬平生面折人過而與善如弗及閔人窮困而一簞一褐樂之終身年六十九而卒正德丁丑六月七日郡守顧璘立石表其墓天台夏鍭為墓表所著有文公台寓錄義靈粹編赤城人物志賸後錄兩郭子及詩文若干卷今祀鄉賢

謝鐸赤城新志跋初六縣各以其志來上無慮百數十卷諸家文以其文與詩來者數實倍之而其勢未已堆案山積衰病之餘茫無下手太守公乃命布衣余秋厓

德高南郭紈檢閱參校以相其役遂開局於方巖書院凡再歷寒暑而功始告成焉

祭南郭伯父文 家君命作 金賁亨撰 金一所先生集節錄 按一所本姓高晚始復姓金

維年月日弟某寓維揚遙命從姪明具潔牲清酤之奠昭告於伯兄南郭先生之靈吾父所生惟吾二人既長且老居處攸同今偶來茲土遂成永訣嗚呼痛哉兄懷德弗仕居貧不慼行孚鄉井名在搢紳經史滿案子孫環側悠然長往靡所遺憾嗚呼兄之賢豈直吾家之所難兄之亡豈直吾手足骨肉之所傷慟悲號已哉 按南郭弟名紘一所教授維揚迎養官署

北行辭南郭伯父　金貢亨　一所集

楓落清谿幾樹丹露花吹面曉光寒江湖憂切夢先到林竹風清興未闌樂在陶鎔寧敢忘別於骨肉倍應難長橋匹馬頻回首翠嵂層崖是固山

遺文

書楊節婦事　臨台文獻十三

節婦張楊子邦潮配也在室爲父母所愛欲擇佳壻至年十六始得邦潮乃字而歸焉邦潮堅志苦學至嘔血病亟執節婦手曰及黃口女桊奴男應茂節婦拊膺泣下曰妾終身惟君之命是承耳遂不起節婦治喪殮葬晨夕哭不輟聲自發居以來足跡不躡廳屏外日惟訓

廸女經子書有小懲輒繩之至今年近七旬嗚呼若節婦者斯世豈多見哉吾知其心魏惠王照十二乘之珠也其身藺相如歸趙之璧也其家成周太平之六典九武也嗚呼若節婦者斯世豈多見哉余嘗爲應茂傅者數年稔知懿行應茂震器鏗來請紀爰書此以歸之後之君子必有秉昌黎柳州之筆者爲立傳而垂諸不朽云按震器鏗蓋應茂長子名鏗也

余秋厓遺文

按余德字宏德一字存敬號秋厓黃巖羅洋人舊志無傳

弔節婦文并序　赤城後集

寺族兄鑾娶椒江龔氏合巹未幾兄渡河溺死龔極哀毀屢尋死路而未得父母强之以歸竟自盡士林哀之而弗能剷銘以表墓當道知之又不能借力以表閭予哀其節遂作文以弔之

亭毒運化兮人物流形噫節婦之獨得兮既淑且貞鳳偶既諧兮芹泮之英燕爾未幾兮薄澣歸寧豈夫君之渡河兮遽溺而死嗟節婦之聞訃兮肝裂心崩匍匐屢絕而復甦兮抱夫屍而誓不獨生舅姑保之惟恐不能父母强之以慰深情其哀毀愁餓兮萬狀竟甘心埋魄兮九京椒江風濤兮驚號羅川霜月兮突出悲麗玉之塋筱兮怨湘靈之瑤瑟節挽南渡之忠魂清弔西山之

餓骨吁嗟乎精純天質妙契人文直舍生而全節兮庶報稱於夫君牝貞逦春秋之大義誓死掃變風之穢昏於是昭清風之白日霽蒼梧之愁雲生氣凜乎閨闈幽光瑞乎寒門何封章之未上兮慨明珠之淵淪藐予儕之罔宣兮惟貞名之永存

台學統卷二一